

## 一、《莊子·逍遙遊》有如下文字：

堯讓天下於許由，曰：「日月出矣，而燭火不息，其於光也，不亦難乎！時雨降矣，而猶浸灌，其於澤也，不亦勞乎！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猶尸之，吾自視缺然，請致天下。」許由曰：「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。而我猶代子，吾將為名乎？名者，實之賓也，吾將為賓乎？鷦鷯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；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歸休乎君！予無所用天下為。庖人雖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」

郭象《注》言：「夫能令天下治，不治天下者也。故堯以不治治之，非治之而治者也。」

成玄英《疏》言：「然觀莊文則貶堯而推許，尋郭注乃劣許而優堯者，何邪？欲明放勳大聖，仲武大賢，賢聖二塗，相去遠矣。故堯負宸汾陽而喪天下，許由不夷其俗而獨立高山，圓照偏溺，斷可知矣。是以莊子援禪讓之迹，故有燭火之談；郭生察無待之心，更致不治之說。可謂探微索隱，了文合義，宜尋其旨況，無所稍嫌也。」

請說明成玄英認為郭象《注》與《莊子》本文有何異同？而成玄英說的重點何在？其最終的觀點是否認同郭象？（25分）

## 二、程明道〈識仁〉、〈定性書〉言：

學者須先識仁。仁者，渾然與物同體，義、禮、智、信皆仁也。識得此理，以誠敬存之而已，不須防檢，不須窮索。若心懈，則有防；心苟不懈，何防之有！理有未得，故須窮索；存久自明，安待窮索！此道與物無對，「大」不足以明之。

所謂定者，動亦定，靜亦定，無將迎，無內外。苟以外物為外，牽己而從之，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。且以己性為隨物於外，則當其在外時，何者為在內？是有意於絕外誘，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。既以內外為二本，則又烏可遽語定哉！夫天地之常，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；聖人之常，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。故君子之學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。

請依上二段引文，申論「性」與「仁」的意義，並說明其思想對先秦孔孟之學有何發展。（25分）

## 三、朱子與陽明對於〈大學〉中的「格物致知」一語，有著非常不同的解釋，而這也形成了兩者截然不同的工夫路徑。請就以下文字分析，朱子與陽明所欲致的「知」到底是什麼？而為何他們認為通過「格物」可以獲得這種「知」？（25分）

所謂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，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，以求至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，此謂知之至也。（朱熹，〈格物補傳〉）

致知必在於格物。物者，事也，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，意所在之事謂之物。格者，正也，正其不正，以歸於正之謂也。正其不正者，去惡之謂也。歸於正者，為善之謂也。夫是之謂格。良知所知之善，雖誠欲好之矣，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為之，則是物有未格，而好之之意猶為未誠也。（王陽明，〈大學問〉）

## 四、由南朝陳的真諦翻譯的《大乘起信論》，其中提出的一心開二門、悉收萬法的思想，對中國近世儒道心性論的建構，產生了明顯的影響。試就自己對〈大乘起信論〉的理解，分析《起信論》的「一心開二門」之說，其主要的內涵為何。（如心真如門與心生滅門的內容及其異同、心生滅門如何展開、以及心真如門如何證成等等）（25分）